

城市印象

风景别样“亭”

■赵利辉

家的附近,浙江杭州萧山城区往湘湖景区的一段路旁,修有不少亭子,大的小的都有。这种没有墙的“小屋”,由顶、柱身和台基三部分组成,玲珑剔透,可供路人小憩、纳凉、避雨。

萧山一带的民宿颇多,或曰“庐隐”或曰“半山”,总之,挂出的招牌都是“不识人间烟火”的。人们所见的亭子,即为民宿经营者所修。其或以砖木建造,雕梁画栋,檐角翼然;或纯以木制,顶覆茅草,迥然有古风。半山上亦有两座砖木亭,一名“得月亭”,一名“富览亭”。但我知道的得月亭,是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;富览亭则在北京的景山上——我在这两座亭中都曾小坐过。萧山茅亭多无名,比这两座“古迹”更有些野趣。登山遇微雨,我就在茅亭中避一阵子。若是遭大雨,就等雨稍歇,然后从大亭跑到小亭,又跑到下一个大亭;跑跑停停,一路回家,身上还没甚被打湿。在茅亭中喝酒,亦是常有的事。像鲁智深那样,“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,坐在鹅项懒凳上,寻思道:‘……口中淡出鸟来,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。’正想酒哩,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,挑着一副担桶,唱上山来……那汉子道:‘杀了我也不卖!’……智深赶下亭子来,双手拿住扁担,只一脚,交当踢着……智深把那两桶酒,都提在亭子上,地下拾起旋子,开了桶盖,只顾舀冷酒吃。无移时,两桶酒吃了一桶。”

故乡陕西宝鸡凤翔的东湖

有喜雨亭,为苏轼任凤翔签判时所修。亭在东湖水滨,亭前老柳夹道而立,若拱若伏;湖周植有杂树,蒙茸茂密,如一道屏障,将湖围了起来。据说傍晚时分,苏轼常划一独木舟游荡湖中,自在而悠闲。与东坡的闲情和智深的鲁莽不同,我大学读书时常在街上小馆中买酒,而后与同学聚在喜雨亭中偷饮。穷学生没什么钱,打十二元一瓶的散酒;砸吧一口,故作辣喉状,手使劲地上下扇,酒气立时在喜雨亭中弥漫开来。兴高采烈之际,同学们或出诗词歌谜互相考答;或划拳行令,全然忘却了聚会的秘密性。凤翔自古有三绝:“东湖柳、西凤酒、姑娘手。”男生佯装醉了,拉女生的手硬要给人家看手相。女生大方伸出手来,却并不是那样的白。拉了手,男生呵呵地傻笑,女生说:“你娃学坏了!”关中除喜雨亭,道路旁很少见有避雨的亭子。只有富人家盖瓦房时,临街的房檐檐头比平常人家多出两寸来,为的是给乡亲们檐下躲雨以及方便燕子筑巢。

自我来江南工作,游历渐渐丰富了,这才发现江南的建筑中,亭子的式样变化最多,不仅可便游人避雨,还可供文人雅士在园林中点景、观景。江苏扬州的瘦西湖予人一种清瘦的韵味,湖上有桥,桥上修有五座亭子,故名五亭桥。其上有白色栏杆、黄瓦红柱,与不远处的白塔遥相呼应。每当十五月圆之夜,桥洞各衔一月,月影倒悬水中;其时泛舟湖上,湖水窈窕曲折,水中捞月别有一番雅趣。“垂杨不断接残芜,雁齿虹

桥俨画图。也是销金一锅子,故应唤作瘦西湖。”

小亭亦有小亭的趣味。江苏苏州的拙政园里,有一座小亭很是别致,因苏东坡有词“与谁同坐。明月清风我”,故名“与谁同坐轩”。其依水而建,造型为折扇状,屋面、轩门、窗洞、石桌、石凳及轩顶、灯罩、墙上的匾额、鹅颈椅、半栏均为扇形,故又被称作“扇亭”。窗洞两旁悬挂杜甫的诗句联“江山如有待,花柳更无私”。亭的地理位置甚佳,周边树高而雄,石幢静立。人在其中,斜倚栏杆、目收幽景,可小坐片刻。依窗近视,水间锦鲤遨游;凭栏远眺,天光云影共徘徊——前后左右,都是美景。有一年夏天,我出差路过拙政园,便一时兴起进去看看,可惜已近傍晚不能逗留过久,倒是匆匆听了一曲苏州评弹。听曲的地方就在“与谁同坐轩”里。我冒失走进去,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,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,身着素色旗袍,正在拨弄怀中的琵琶。女子会弹琵琶且能反弹,于我来说很是新奇。喝茶听曲,我也体会了一把古人的清雅。苏州话我是不大懂的,一曲下来,依稀可以辨出一句“小轩窗,正梳妆”,才知唱的是宋词。

关中客友来杭州,与我相约萧山登山游玩。下了山,两人坐码头茅亭中饮酒。客说:“亭之美,莫过‘得月’‘富览’二亭,雕梁画栋。”我说:“不然。三重茅草、四根立柱之亭虽陋,自有一番野趣及朴实之美。”客似醉了,指茅亭高声说:“风吹不倒,雨浸不漏,雪压不垮,如

你我兄弟情,何其固也。”客欲再言,一声汽笛长鸣,轮渡缓缓靠近码头。客举盏:“干了这碗,后会有期。”饮过不舍而去。客立船头作揖,我于亭外挥手致意,恰逢红日西坠,余晖映照水面上,半江瑟瑟。昔李叔同隐居杭州,作《送别》歌: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

外山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。”如今吹笛的人不知哪里去了,只闻得凄清的汽笛声。我目送轮渡愈走愈远,直到消失在暮色中。

我喜欢这城市中的茅亭,大亭伴小亭,长亭复短亭,一程又一程,古老的建筑蕴藉了依

依惜别的深情。



待春

李海波摄

闲思随笔

延续“摸摸头”

■王 纯

我母亲那代人,性格极为含蓄内敛,好像从来不懂如何表达亲昵的感情。我小时候,母亲很少抱我亲我,偶尔亲亲我的额头,也只是验证一下我有没有发烧。

母亲对我的情感,主要是通过“摸摸头”来表达,大概是觉得这种肢体语言既能拉近距离,又能表达各种各样丰富的情感。我冲母亲撒娇的时候,她摸摸我的头,算是爱抚;我摔在地上,疼得大哭,母亲摸摸我的头,算是安慰;我考试得了第一名,把奖状带回家,母亲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,算是表达欣慰和鼓励;我在外面受了委屈,

向母亲哭诉,她照例摸摸我的头,算是劝慰。

不过,我成年以后,母亲几乎没有再摸过我的头。我一向觉得,“摸摸头”这种爱抚的动作是“强者”对“弱者”发出的。我小时候,母亲高高的,我矮矮的,她一个摸头的动作,自然又亲切;我成年以后,比母亲高一头,她如何还能踮起脚尖摸摸我的头?况且,在母亲眼里,我已经强大到无需爱抚和安慰了。

六年前,我高龄产子。生孩子的过程中,恐惧、疼痛、疲劳折磨得我痛不欲生。孩子出生后,我顿觉卸下了千斤重担,彻底放松后昏睡过去。不知睡了多久,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,

第一个看到的是母亲。她见我醒了,温柔慈爱地看着我。那种目光,我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过了,无限怜爱、无限温情,仿佛我还是多年前那个摔疼了会哭的孩子。母亲见我醒了,伸出手摸我的额头。那时我的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,母亲反复摩挲着我的额头,汗水都被摩挲干了。她一边摸着我的头,一边喃喃自语:“谢天谢地,谢天谢地,总算熬过这一关了!”我知道,我生孩子的时候,母亲一定在心里默默念叨了无数遍“平安无事”。终于平安了,她在“谢天谢地”。

我享受着母亲的摸头安抚,心底涌起潮水般的情感。委屈、放松、安慰、幸福瞬间一

涌而上,我的眼泪肆意地流淌起来。母亲不说话,默默陪着我。从额头到头顶,她仍然摩挲着,好像是在说:“乖乖的,现在一切都好了。”那样的一幕,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。后来,母亲搬到城里帮我带孩子。生活方式不同,必然会带出一些矛盾。母亲总贪便宜买蔫了的菜,还会受大街上卖不明品牌保健品的人蛊惑花冤枉钱……诸如此类的事,时有发生。每当我准备把声音提高八度对母亲发火的时候,便会想起她摸我头的一幕。如此一来,我的语气就即刻温柔起来了。

这几年,母亲明显老了,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不久前我陪

她去医院体检,检查单上的“囊肿”“肌瘤”等字眼让母亲惊恐万分。她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,一屁股坐在诊室门口的椅子上,脸色苍白。我见她这样,心疼不已。母亲坐着,我站在她身旁。我很自然地摸着她的头说:“妈,没事的,这些都是小毛病,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有。”母亲的头发花白干枯,我一边抚摸着她的头,一边帮她理顺头发。如今母女角色颠倒,但“摸摸头”的动作依旧延续了下来。

母亲不敢一个人去诊室,我陪着她去。医生告诉她,那些问题的确是小毛病,不必在意。母亲孩子一样冲我笑了,我又摸了摸她的头。